

演藝潮流

作為電影公司老闆的古天樂（古仔），除了參與幕前演出，亦兼顧公司的事務，加上有不同的職務在身，忙得不可開交。在不用開工拍戲的日子，即使是做其他工作，對他來說已是放假。近年古仔似乎沒有真正放假休息過，連跟朋友聊天的時間也沒有。他有感現時電影市道處於低迷時期，更加不應該放緩腳步，要為未來作出更多部署。

大公報記者 文韋韋

古天樂主演的電影一部接一部上映，繼《送院途中》後，古天樂攜手周秀娜及台灣演員劉冠廷主演的《私家偵探》又上映。早前三人接受訪問，大談今次合作。古天樂與劉冠廷今次是首度合作，被問到此次發掘到對方有什麼優點？古仔想了一會說：「他比我更少說話。」對古仔而言，少說話是好事，可以專心去做一件事，「當然大家也會去傾劇情。」他坦言有時看到些年輕演員在聊近況，有時也會跟他聊，但他覺得自己好像不太懂回應。他說：「可能是我性格問題，基本上說多點話都不太慣。」問到他是否跟一班年輕演員有代溝？他笑說：「有代溝有幾出奇呀。但都是他們問題，不是我問題。有時我問他們有沒有看過什麼片，他們說沒看過。」

古天樂：好少冇私人時間

要兼顧幕前演出，加上又是老闆，是否這個原因少了跟其他演員風花雪月？古仔不諱言自己確是有很多工作要兼顧，即使拍完戲，也可能有很多電話要接，有很多會要開。每次拍戲即使收工，他都會跟導演傾劇本到半夜，甚至天光。如果拍攝三、四星期，他通常都沒時間睡覺，平常一坐下來腦子便是在想很多事，都不會有時間跟人聊天。至於工作以外的朋友，大家不是同一圈子，他想聊的事，對方也不一定明白。他說：「我好少冇私人時間，有時間都是看電影、電視劇，或是吸收其他資訊。加上坐在一起傾偈，不是說別人是非便是講娛樂圈是非，我本身是這個圈的人，我不會講。有時有些人問我一些事是否真的，我也不會答。」

這位大忙人究竟有多久沒放假呢？古天樂說：「我現在就是放假，不用拍戲就當是放假。」問到他會否放緩腳步或是放假一個月休息一下？他立即說：「當然不可以，現在香港電影市道不是太好，這個時候還放假？我都要想想未來幾年有什麼部署策略。」提到未來的電影發展，他表示已有計劃，但未可以說出來。提到內地和香港去年簽署修訂CEPA協議，放寬香港電影進軍內地要求，香港投資者可以在內地開公司發行香港電影，對業界是否有幫助呢？古天樂說：「當然自己做發行一定好些，但有好也有壞。內地有好多院線，也要溝通，總的

新戲一部接一部 古天樂



▲周秀娜笑稱是次在戲中難得可以「鬧」古天樂。
大公報記者文韋韋攝



▲《私家偵探》三位主演，古天樂（右起）、周秀娜及劉冠廷。
大公報記者文韋韋攝

▶古天樂兼顧台前幕後，直言「不用拍戲就已經是放假」。
大公報記者文韋韋攝



古天樂今年上映的電影作品(部分)

《惡行之外》 《臨時決鬥》 《送院途中》 《私家偵探》 《風林火山》

來說是有好處的，當中也會有難處，我們要花時間去適應。」

劉冠廷首度參與港產片拍攝

劉冠廷雖拍攝過不少影視作品，但今次是首度參與港產片拍攝。他說：「感覺好刺激，今次的角色設計及劇情都好刺激，對我來說是很不一樣的體驗。」這次也是冠廷在電影上首次演殺手，過去拍劇時曾演過，但他覺得拍電影的感受不一樣。因為今次是演一個專業人士去殺人，有很大反差。提到拍港產片有何不同？他笑說：「香港開機時要切燒豬，我第一次見到這麼大的燒豬，大開眼界。在台灣開機只是有些餅乾，沒有想過會這麼豐盛。」古仔指此片是在馬來西亞開鏡的，雖當地開機習慣也不是切燒豬，但他們用回香港的開鏡傳統。

古天樂與劉冠廷戲中都有不少對打戲，冠廷感激大家對他的照顧，但他坦言不敢跟古老闊說話，因為自己廣東話不好，怕打擾大家。他說：「有一次食飯，古老闊有跟我聊拍攝的事情及對演藝生涯的看法，給我好多珍貴建議，現在也會不時想一下古生的話。」問到他學到廣東話嗎？他笑言有學到

一點「髒話」，在現場會聽到工作人員說，自己仔細聽一下就學會了。提到他跟古仔有一場在泳池對打的戲分，冠廷稱一定會緊張，他亦被港產片的動作戲拍攝震撼到。其中一幕有一個鐵鍋扔向他，他整個人都驚醒了，幸好位置十分精準。他都提醒自己要專注一點，若不小心站前一點，便可能受傷。

古仔指他們拍動作片，武指都會設計招式，如果沒招式反而容易受傷。古仔本身都有不少傷患，他又有想過減少拍動作片嗎？他說：「也不是我自己決定，是市場決定，本身我都不懂打，但拍得多會知道鏡頭是怎樣。」不過他都不明白，為何一些港產片不是飛車便是要打，好像不見血不開心，「跟韓國片差不多，每部都是一面血一身血，這種觀念好像很難改變。」冠廷指今次的角色很沉重，希望下次再跟古老闊合作時，可以拍攝喜劇。

周秀娜：難得可以「鬧」古仔

而周秀娜與古天樂這次飾演夫妻，她飾演的角色因為被丈夫冷落，刻意設局讓飾演私家偵探的古仔去調查她懷疑出軌一事。戲中二人有不少吵架戲



▲《私家偵探》電影海報。



▲古天樂在電影中飾演私家偵探歐陽偉業。劇照

分，古仔坦言拍攝前都有練習。周秀娜笑言好難得有機會鬧古老闊，平時都不會有有人敢鬧他。向來少說話的古仔，要拍攝吵架戲又會否有難度呢？他說：「我平時都有說話的，因為都要開會。但我好少鬧人，被人鬧亦好少。但我相信有些人覺得鬧交是嗜好，以前的年代，好多父母都是一開口便鬧，可能都不知鬧什麼。又或者教小朋友時，都會用鬧的方式，不像現在很多父母跟子女都像朋友一樣，會傾偈去解決問題。」他自己覺得「鬧交」是不會解決問題的，只會傷害感情，有時是需要時間去冷靜。周秀娜亦有感鬧交時最易說出傷人的說話，容易收不回來。她笑說：「細個時會覺得鬧交一定要贏，但現在長大了，會告訴自己要冷靜。通常最生氣的時候，都是在最親的家人、男朋友面前表現出來，反而對朋友好少會很生氣。」問到她若像戲中那樣，被另一半冷落會怎樣處理呢？她笑言一定不會像角色那樣去設局搞這麼大件事，反而會與大家傾偈，去找出原因解決問題。她坦言以前也試過另一半出軌，當時還是她親眼看到的，不過她都是選擇上前問清楚對方。

場地提供：The Mira Hong Kong

金棕櫚獎實至名歸 《狂野時代》回望電影史

第七十八屆康城影展經已完滿結束，各大獎項也名花有主。在地觀看本屆康城影展，發現大會一改去年排片方針，特別安排幾部高質影片於早段放映，包括《墮落的聲音》（Sound of Falling）及《險途》（Sirat）等，好讓業界人士早就得到觀影上的滿足，不會再像去年般因抱怨競賽影片質素低劣而影響觀感。事實上，上述兩部作品最後也贏得本屆的評審團獎，絕對可喜可賀。

王勛



▲內地導演畢贛的《狂野時代》獲特別獎。

在康城頒獎禮舉行之前，外界無法得知評審團的口味，只能追看《銀幕》雜誌每天更新的影評格子，去了解各位影評的心水選擇。影片取得的分數愈高，得獎的呼聲亦順理成章地提高。筆者認為本屆競賽影片的平均水平有所提升，但影評人的評分卻甚為手緊，雖然二點五分以上的影片多達十一部，但三分以上的卻只得兩部（四分為滿分），分別為約化巴納希（Jafar Panahi）的《純屬意外》（It Was Just an Accident）及沙基羅斯尼薩（Sergei Loznitsa）的《兩個檢察官》（Two Prosecutors），可見今年參賽影片的水準頗為平均，卻未有令人心悅誠服的傑作出現。

《純屬意外》鶴立雞群

不少人認為《純屬意外》能夠奪得金棕櫚獎，只因巴納希的背景所致。不過以戲論戲，巴納希無論在敘事、人物描寫及場面調度上，也甚具大師風範，如今更成為極少數囊括三大影展最高榮譽獎項的導演之一，足證其成就之卓越。《純屬意外》顧名思義，講述主角因一宗意外遇上多年前曾經折磨自己的警官，但對方卻堅稱不認識他，於是他綁架對方，並找來多位受害者一同決策，誓要一報深仇。當今很多知名導演仍沉迷於炫技與扭橋，或是炮製複雜的視覺奇觀，巴納希卻仍保持舉重若輕，將影片化繁為簡並拍出趣味與層次，影片的最後一鏡更成功以聲效達到令人不寒而慄的效果，輕而易舉便鶴立雞群，最終贏得金棕櫚獎絕對實至名歸。

點到即止的倫理劇

數年前憑《世上最爛的人》（The Worst Person in the World）聲名大噪的挪威導演約謙特艾爾（Joachim Trier），再度與前康城最佳女主角溫娜特雲絲薇（Renate Reinsve）合作新片《情感價值》（Sentimental Value），首映後好評如潮，得獎呼聲亦高唱入

雲。

影片圍繞一名年老導演與兩名女兒的疏離關係展開，自從母親自殺離世後，他們一直無法修補關係，如今父親重執導筒拍攝傳式電影，身為舞台劇演員的女兒卻拒絕接拍，反而有荷里活女星躍躍欲試，卻引發他們要積極面對的惡劣處境。影片的劇本儼然是瑞典大師英瑪褒曼（Ingmar Bergman）作品的簡易版，利用輕盈的手法刻畫錯綜複雜的倫理關係，以段落式的情節令情感點到即止。可是在平衡笑與淚的同時，導演略顯過分避重就輕，未能深入父女關係的核心問題，而大部分情感與背景皆宣之於口，對白的精煉度亦未夠火候，跟英瑪褒曼作品的水準仍相去甚遠。不過多年來英瑪褒曼也未曾奪得過金棕櫚獎，如今《情感價值》贏得評審團大獎已算是很大的嘉許了。

《未婚媽媽》走馬看花

內地導演畢贛的新作《狂野時代》在影展的最後兩天才舉行放映，令一眾影迷翹首以待。影片以六個段落遊走於不同的電影類型，從默片開始一直走過不同時代，同時亦隨手拈來各種電影風格及挪用經典鏡頭，從過百年的電影演變去訴說中國百年。你可以說是導演以狂野的手法書寫給電影的情書，可是畢贛始終忍不住炫技，不斷反覆重塑經典鏡頭及一鏡直落，似乎忘卻了如何建立人物及敘事的意識。從影片獲得特別獎可見，法國影評人對本片非常受落，但影片的空洞與造作亦顯而易見。另一方面，戴丹兄弟（The Dardenne Brothers）的《未婚媽媽》（Young Mothers）獲獎同樣令人訝異，比對他們的舊作，本片的成績可謂差強人意。影片訴說五個未婚媽媽的故事，相互之間卻無甚關聯，走馬看花的人物情節當然難以深入角色，而且每個角色出場時間甚少，最後奪得最佳劇本獎，簡直令人失笑。

（本文作者為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總監）

康城影展2025(三)

獨立導演作品再入圍 《新浪潮》娛樂性獲好評

上屆勇奪康城影展金棕櫚獎的《阿諾拉》（Anora），是美國獨立導演辛貝克（Sean Baker）的作品。本屆再有兩名獨立電影出身的導演參與競賽環節，首先有康城常客韋斯安德遜（Wes Anderson）的新作《腓尼基大作戰》（The Phoenician Scheme），本片貫徹其獨特的視覺風格，以怪誕奇詭的故事拍出獨有的幽默喜感，相信其粉絲會繼續照單全收，但普羅影迷卻難免覺得了無新意，未能跳出其創作框框。

同樣在九十年代開始拍攝獨立電影的李察連利加（Richard Linklater），則拍出了全法語的《新浪潮》（Nouvelle Vague）。本片直接向法國新浪潮電影大師高達（Jean-Luc Godard）致敬，講述高達執導其劃時代首作《斷了氣》（Breathless）的幕後花絮，從籌集資金、尋找演員以至拍攝日誌等一一盡錄，並以接近原片風格的黑白攝影及爵士樂，拍成一部充滿娛樂性的偽紀錄片。李察連利加將高達塑造成一個銳意打破傳統的「壞孩子」，在製作過程中盡顯自己的獨特創意，並設計連番笑料。全片看來跳脫幽默，紅地毯首映後亦好評如潮。

在康城的訪問中，李察連利加聲稱拍攝本片時成功找回年輕時自由奔放的感覺，並明白到高達當初如何充滿自信地打破片廠式傳統製作。不過，既是過來人，就更應該以過來人的觀點去探討高達的創作理念，及其獨有的創作模式，甚至對《斷了氣》的多項創新手法如跳接、輪椅跟拍、自然光等進行思考與討論，讓獨立電影的精神得以傳揚，甚至可以啟發新一代的獨立導演。如今影片只是一部以法國新浪潮作招徠的娛樂電影，則略顯有點浪費。